皇清經解

私仁堂
478
36

仁
478
36

學海堂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六

春秋毛氏傳 襄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白狄者狄之別名夷狄無相朝之禮來之而已此與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例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執衛石買以其與孫蒯同伐曹也見前年是時石買與蒯同使于晉晉執之故稱行人弟伐曹之釁起于孫蒯且蒯亦見執而經不書者非正卿也凡諸侯使聘正卿介大夫例但書正而不書介說見十四年會向傳

秋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以不入境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與伐無稱同者此獨變例書同以爲此一圍齊在晉爲討貳而在我實爲報伐一若兩國興師而至此而合同之蓋不欲使晉主兵事也據傳晉及諸國會于魯尋溴梁之言遵晉平之會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多死者魯衛攻險晉下軍克邴上軍圍盧魯大夫秦周伐雍門之萩孟莊子斬脩焚雍門及西郭南郭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又焚東郭北郭環諸門而門齊侯將走太子光阻之乃止于是東侵及濰南及沂是役也雖晉侯爲政而魯衛諸侯之師實併力焉故書同圍一則伯主用兵全用樓伐不甘以諸侯之師統屬之晉一則晉自爲晉魯自爲魯雖魯實藉晉而必不可使爭伯之師得竊其名爲恤魯之師春秋書法其過于謹嚴不憚破例如此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與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于師同但彼祇書卒而此書卒于師者史文有詳略無義例也若其禮例則凡薨于朝會與薨于師者其禮加一等此曹伯爵當葬以公禮見僖四年葬許穆公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與楚師以去之使告楚公子

午午弗許楚子聞其謀使強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對使者稽首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則君繼之不可止之則兵可無害而君亦無辱乃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也完守入保使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次魚陵右師遍圍諸鄭邑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公子午獨門于純門信宿而還是役也楚爲鄭所誘非專意伐鄭且姑嘗而退未嘗終伐而經反正書伐鄭者以鄭方內叛招師召禍有可伐之道非于楚師有貶詞焉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祝柯齊地前年圍齊之諸侯至是未退故又盟之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貳晉并伐我我也

公至自伐齊

去年圍齊當以圍齊致如僖二十九年諸侯伐許即以圍許致今特書伐齊者以我自伐齊不關晉師一似與前之圍齊有各見者總是不予晉主兵前以同見而分其主今又以各見而并去其主焉公羊謂圍齊而致伐以未圍也則其圍平陰圍盧圍齊諸郭謂何若賈逵註穀梁謂不言圍而言伐以策伐勳則伐者加兵之總名伐與圍有二勳乎

取邾田自漷水

晉令郤還所侵魯田以濘爲界時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與成二年鞌之戰晉使齊歸所侵田公賜三帥命服正同

季孫宿如晉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此晉令也據傳初荀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偃于成十八年鞌晉君州蒲卽至是訟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偃跪而戴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巫名醫而占之亦見偃與厲公訟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主指偃有事東方伐齊也故偃請伐齊濟河以朱絲繫玉二穀沈禱之至是伐齊還癉疽生于頭濟河及雍病目出癉疽目出二病既卒而視不可含目不閉欒盈曰其爲未卒事于齊也乎齊尚未服乃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葢畏首之墜猶望東方有事之可以逞也嗟乎何及矣至是欒盈欲踐誓使衛伐齊而令欒魴帥師從之經不書不予晉也或曰荀偃忠死不忘國夫以弒君之賊天王不能誅列國不能討死君魂魄僅得于窅冥不可知之中報以天刑而亂臣賊子猶思有事東方以逞其志而無學之徒又從而忠之則春秋可廢矣吾故于前此伐齊特書同圍今此伐齊但書衛伐取其必不予晉者以見義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曰聲姬生光以爲太子顏懿

母姓懿諸子妾仲子戎子皆宋女　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為戎子所養戎子請立為太子仲子不可公許之遂廢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齊侯疾崔杼潛逆光乘疾立之及公卒莊公即位殺戎子而尸諸朝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前年伐齊魯以得勝故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極言其不可然而魯之報齊則已意滿無餘事矣向使晉之伐齊為恤魯之師則我已釋怨豈有恤我之師尚未已者今以齊未服而復出師以侵齊則是同圖至此始終不為魯可知也若其不伐齊喪至穀而返則所謂無禮之中又有禮者夫子直書之而義之鉅細又無一不見如此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為其傅公子牙也其稱國殺稱大夫稱名書例如此全無義例說見宣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喜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十年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名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乃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產為卿書例見前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西郛者西郭郭本無城故城之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懼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焉

柯晉地

城武城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莒數伐魯至是孟莊子與之成之向莒地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曰齊成故也澶淵衛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數伐魯未有成也故孟莊子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作濕

蔡公子燮欲去楚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請從先君之志以事晉蔡人殺之傳曰言不與民同欲也其母弟履遂奔楚楚夫去楚事晉在宋人言之謂之去夷就華以宋受夷禍人莫知讎獨解

春秋者爲之作其氣而雪其憤意非不善然而夫子之經實

不如是毋論楚本先王封國雖實介蠻夷而埒于秦越大于邾莒紀鄫並非淮徐陸渾山戎赤狄之比而卽以春秋之旨言之其所最忌者惟是强大爭霸侵陵小弱日以摟伐興師爲事此無分夷夏並當以三王之罪人罪之況陳蔡近楚則附楚爲便幸而晉楚爭鄭歷數十年而並不及蔡則可安矣乃無端起釁忽欲去彼而就此豈非大戾葢建邦立君本爲生民啇民之欲罪必歸之故傳曰不與民同欲杜氏曰惡其違衆以爲功罪所定祇于民心爭從違不于霸力分向背也此春秋之旨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

據傳陳慶虎慶寅二慶陳卿畏公子黃之偪矯（偪奪）譖諸楚曰與其政（譖譖）

蔡司馬同謀（卽前公子燮謀去楚事）晉楚人以爲討（責也）公子黃出奔楚夫楚以背楚來責黃而黃反奔楚楚者以楚能明二慶之爲譖也後二十三年楚討二慶釋例書弟所以罪兄則春秋書弟甚多並無此例若賈氏註穀梁謂書弟以罪黃之偪則大謬二慶譖黃黃有何罪此其例與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並同

叔老如齊

逼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十五年向戌之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十八年伐齊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者邾大夫漆與閭丘邾二邑也庶其叛其君竊其邑以來奔而季武子受之且以公姑姊公之姑姊有寡者妻之于是國多盜言效尤也武子使臧武仲詰之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欲使紈去盜得乎舊謂以邑出爲叛以邑歸我曰來奔此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例同

夏公至自晉禮例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范宣子士匄生欒盈范鞅士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逐范鞅范鞅驅逐范鞅故與欒盈同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盈患之祁懼其計與范鞅使奔秦欒桓子之妻盈之母范宣子女也范氏祁姓與其有此事也徐仲山曰記曰下宮之難也懟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證欒黶書爲徵而邵氏滅今欒盈之難欒邵爲徵而趙氏滅三邵之難欒書爲徵而邵氏滅是邵氏一爲徵以滅趙欒氏且兩爲徵以滅趙邵而欲盈之免也得乎天道好還欒氏必滅況書又弒君賊乎世人無識以爲欒亡于黶之汰虐固哉宣子信之遂使欒盈城著邑將逐之盈好施士多歸者其黨箕遺黃淵嘉父等凡十八人共起作亂不克而死平公乃以問陽畢陽畢曰欒書實殺厲公以厚其家室不去其枝葉而絕其本根亂未已也公遂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逐欒盈于曲沃盈出奔楚

沃盈邑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曹武公以新君來朝禮也然已三年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據傳鋼欒氏也（禁鋼之使諸侯不得受）夫欒氏世逆逐則已矣鋼不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固當滅而原屏無罪此爲名言

太甚而胡氏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導之出疆先于所往則誤以被逐者而爲去國者其詞固已悖矣且曰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則以弒君之逆賊而題爲世勳是於春秋全經未嘗夢見而以之解春秋得乎（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欒氏世逆罪固當滅而欒盈無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鋼欒氏也夫祇鋼其臣而遠召諸國兩年之間復兩奔命如此

公晉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偏寵違制令富）

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復使遷子馮爲令尹公子

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穀作鼻　杜云卽庶其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慰二慶于楚楚人名之使慶樂往二慶族人楚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慶築城以拒君陳人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乃納公子黃而還夫以楚師討二慶而經書陳殺喜陳入之能殺之也陳侯同弟歸而經書自楚喜楚人之能歸之也此與陳殺其大夫洩冶蔡季自陳歸于蔡同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前二十二年自會商任鉏欒氏後欒盈反自楚適齊及沙隨之會復鉏欒氏而盈猶在齊至是晉將嫁女于吳禮凡諸侯嫁女異姓有媵左傳謂同姓致媵異姓則否非是見予成十九年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障蔽之車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我非愛死也知不成也盈曰雖然因依子而死吾無悔矣我爲天所廢子必無害午許諾乃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

者初以入而叛非叛而入也繼以叛而入非入而據邑以叛也此與鄭良霄入于鄭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不書叛同杜氏謂以邑屬他國始稱叛非是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晉本匹敵而晉悼興霸以後使齊奔命者若干年齊環之起而抗之宜也特齊環過于忿肆不思自固反侵陵與國以大致諸侯之師不惟不足以威晉而祇以自戕喪師辱國抑鬱而死此固不足道者今太子光思紹前烈即位之始即發憤報伐未為不可第光之無道較環尤甚根本未立而欲虛張以逞志難矣故經于齊侯伐晉無所可否但就事書之而意已見焉是時先伐衛後伐晉者以十九年衛受晉命以伐

子何如對曰得王而為之死盈為曲沃舊王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
爵行又言皆曰得王何貳之有盈出遍拜之乃帥曲沃之甲
因魏舒入絳晉都以舒父魏絳將下軍時盈曾為佐而舒與相
親故也第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之譖中行原屏欒郤為徵氏以伐秦之役亦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違荀偃命馬首欲東他族多與范氏親惟魏氏及下軍大夫與之范宣子用樂王鮒計急奉晉君以走于固宮而身乘婦人輦以隨之使其子范鞅刼魏舒時舒將駕車迎欒氏矣鞅忿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遂超乘跳上舒車撫劒命驅之出僕請所之曰之公宣子迎諸階執其手而入欒氏登公門范氏之徒從公臺後出欒氏敗盈乃奔曲沃經兩書入不書叛

齊故先衛惡衛也據傳齊有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有御右貳廣副軍有啟有胠左右軍而皆擇將佐帥之自衛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山張武軍于滎庭築營壘也戍邨邑取而守之以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作渝

己卯伸孫速卒

初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即鉏公長而愛悼子即紇欲立之訪于申豐豐不可武子曰吾非不愛彌吾欲擇才而立之已耳訪于臧孫紇武伸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潔新樽而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酬而後召公鉏使之齒悼子下遂立悼子既而使公鉏爲馬正公鉏欲弗受閔馬父勸而受之季孫喜公鉏而厚賜焉孟莊子有二子曰秩曰羯皆庶也至是莊子疾孟之族人欲立羯如悼子且孟氏與臧氏不相能因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乞季孫季孫不應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戶側喪主位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是矣曰孺子長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季孫無以應遂立羯秩奔邾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哭莊子甚哀既而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爲戒備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借人助除莽道臧孫使隧正助之除于東門以甲從已而視之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

于鑄生賈及爲而死其姪繼室穆姜之姨子也媵姪爲穆姜從母之女
生紇長于公宮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乃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臧文仲所居之龜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然紇罪不
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拜受龜使爲以納請武仲乃
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
晉人殺欒盈
晉人圍欒盈于曲沃克之盡殺欒氏族左氏曰不書大夫自
外入也與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例同
齊侯襲莒掩其不備曰襲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而襲莒傷股而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
而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莒邑莒子重賂之華周還
不可曰貪貨而棄命何以事君莒子乃親鼓而伐之遂獲杞
梁殖莒人行成齊侯歸書例大夫
死戰曰獲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羯卽孟莊子之子孟孝伯也
夏楚子伐吳
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以不設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按律麻推法此月日食既則後月必無又食之理今七月日

食既而八月又日食當有誤文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莒而懼將會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會期齊乃祭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既而聞將有晉師使陳文子從薳啟彊如楚辭會且乞師崔杼乃帥師送之而伐莒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會夷儀將復以諸侯之師伐齊值大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文子歸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討慶氏之黨故出奔

叔孫豹如京師

前年穀洛鬬二水相厄毀王城齊人叛晉欲求媚于天子而城之魯遣使聘且賀城焉

大饑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六終

南海鄧　嘉應李恒春舊校
翔番禺黎永椿新校

歲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七

春秋毛氏傳（襄公廿五年至卅一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前年春孟孝伯受晉命伐齊齊報之公將告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必速歸齊師果還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美棠公死崔杼娶之莊公通焉數如崔氏且以崔子之冠賜侍者崔子怒又以伐晉故謂晉必報齊欲弑公以說于晉至是莒子來朝齊饗于北郭公復如崔氏崔子乃弑之從公者十人皆死惟晏子立崔氏門外門啟而入

枕屍股而哭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公黨于是以靈公之子名杵臼者即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與國人盟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讀未已晏子抄易其辭仰天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時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日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前年會夷儀今又會夷儀以報齊而兩會諸侯之師雖使周天子以勤王來名亦必以爲數而去之矣今齊人以莊公說晉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而即揮諸侯以退嗟乎諸侯何罪乃至此若胡氏責伯主不能討賊此是春秋大旨但晉自與伯以來凡諸國弑逆無不受其賄而定其所立之君如文十五年之盟扈十七年之伐朱類胡氏並不責伯主而但責列國則春秋之失刑亦已久矣況中行欒趙親弑其君韓魏諸家爭相竊國此固非一時一事所足責者故經于夷儀兩會不書伐齊并不書齊成若不知日名諸師之何所用者蓋責其細者而大自見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刋木堙井以通楚師鄭人怨之至是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夜穿陳城遂入之陳侯

乃免喪服擁社抱社使其衆男女分別而纍之以待于朝子展
子產再拜稽首返其民致其地復修其官職使之安定始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未還而同盟齊成故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夷儀
前十三年衞侯衍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邴曰寄公今晉侯愍
其久寄于外使衞分一邑以居之此與鄭伯突入于櫟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者楚屬國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而使之叛
楚楚子使人讓之舒鳩告無有且請盟楚人欲加兵而遠子

不可謂彼告不叛而又伐之是伐無罪也及遠子馮卒屈建
爲令尹而舒鳩人叛則怙終矣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
舒鳩建分左右師而使吳人居其間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而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雖不獻俘而獻功以尊晉也且戎服以將
之尊之至也晉曰陳有何罪夫二十四年經書楚子陳侯伐
鄭者以救齊也其救齊者以齊告晉之伐齊也是鄭被陳伐
本爲晉故晉不能救鄭又不能爲鄭報楚與陳是晉可摟諸
小國而小國必不敢假伯主一旅之師其蔑王法傷天理喪
人心固已極矣乃小國搪捂括其私徒以爲晉釋憾又不敢

自恃而復歸功于晉晉反曰陳有何罪吾猶惜子產之不以
楚陳救齊之說抗言之也子產茀曰前年春鄭伯朝晉曾稽
首宣子告以陳之恃楚凌虐敝邑請得罪于陳而稽首焉是
以陳罪告也其冬楚子以陳蔡并許伐鄭門于東門陳且井
堙木刊以通楚師道故鄭討罪而陳服之是陳知罪而晉不
知也乃又曰何故侵小夫報伐非侵小也且陳未嘗小于鄭
正義曰陳大于鄭而謂之小者晉以爲此我之小爾我小不
言陳對晉爲小非小于鄭也
當伐而不知陳已事楚晉亦安得而小之顏厚矣子產茀曰
先王制令有罪即誅何大小焉且天子一圻方千里列國一
同方百里今大國多數圻矣非侵小何以至焉是時晉人不
能詰而罷于是鄭子展復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然後遣公

孫夏帥師至陳與陳人平而六子特書之曰伐陳蓋斯時不
伐陳而稱伐正以爲鄭非諱伐陳也故夫子又曰晉爲伯鄭
伐陳非文詞不爲功以爲鄭之伐陳非無說也晉當自思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門巢守者牛臣射
吳子諸樊遏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門巢守者牛臣射
之卒凡攻門曰門如門于揚門于東閭門于師之梁類公穀
以巢爲小邑以門爲入門則於經文詞義俱不識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獻公殖將死名其子甯喜曰吾得
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簡書君出策書出君

若能復入則掩之矣喜許諾及獻公入夷儀使人與喜言求復國而喜又許之至是獻公使毋敬姻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寧人喜告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君入遂行從近關出時孫林父在戚其子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喜與右宰穀伐孫氏孫襄死喜乃弒君剽及太子角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戚邑屬晉而叛

衛侯衍復歸于衛

復歸例稱名與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胡氏謂責其不改過而書名夫不改過僅見于右宰穀之臆言有何實事而可作罪狀且右宰穀與喜同謀弒君本是逆賊未有以逆賊之言定爰書者胡氏不識例而又好爲無理之言每如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晉會諸侯討衛也是年孫林父據戚以叛衛人侵戚東鄙晉使人戍戚而衛人殺之晉乃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澶淵與戚皆衛地相近故兼疆戚田并取衛西鄙謚氏田六十以

與孫氏爾時衛侯亦與會晉人于會中執衛甯喜及北宮遺使司馬侯監之先歸於是衛侯乃如晉而晉人執之囚于士

弱氏諸侯聞變齊侯鄭伯並如晉齊臣國弱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違而治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如之何晉侯乃始歸衞侯夫衞獻固非令君然失國歸國並無足罪爲伯主者自宜討孫甯二賊共正王法而乃長逆獘叛爲臣執君悖亂天常莫此爲甚故不書討衞不書還歲並不書執君即甯喜之執原在會間而亦不並書而移之他時即公自會歸亦不書至一若此會之大可已者若晉趙武宋向戌雖會不書名而獨書鄭良霄者曰此必良霄此時實成此會而據實書之一如十四年伐秦之書北宮括公孫黃實者而先至後至與夫卿不會公侯之說皆無與焉詳見十年午會牛首十四年伐秦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而棄之名曰棄長而美平公嬖之生佐太子痤很寺人惠牆氏伊戾名者爲太子內師而怨太子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伊戾從從則許爲牲以歃加書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棄與向戌向戌怨其很皆曰然公乃囚太子太子曰惟佐能免我使名佐向戌故留佐與語不至太子縊後公察無罪乃烹伊戾此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

佞夫例同

晉人執衞甯喜

前會澶淵時執之而書于此此文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許之怨鄭見十六年伐許傳）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時宋向戌欲平晉與楚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逞志而歸乃易成也因不德寇楚遂入南里陷其城門于師之梁獲九人涉汜而歸而後壓許靈公

壓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益亦甚苦于奔命之無窮期也如晉告趙孟孟疑之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苦也將或弭之雖不利于我亦將許之苟弗許則楚將許之矣夫楚許之以召諸侯而我尚得爲盟主乎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我好兵矣好兵焉用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因遍告諸國而爲會于宋經不書向戌而書會宋以向戌即宋也宋王會者也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

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至時楚屈建先至陳使黑肱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就屈建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楚之小國使更相朝見而從晉者朝楚從楚者朝晉然而齊秦如何庚午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不能使齊朝楚猶楚不能使秦朝晉也楚能得于秦則晉將固請于齊至壬申以告楚王楚王曰釋齊秦不會而弟令他國相見經不書齊秦以是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夜令趙孟及公子黑肱齊其盟辭庚辰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不用壁壘而用籬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謂請二國爲屬國可助貢賦然而屬國不與會故邾滕之君親身至會而經又不書以是也當是時會者凡一十四國而祇書九國其不書宋王盟也不書齊秦以不與會也邾滕不書者屬國也若其先書晉後書楚此是恒例而說者謂楚先歃而先書晉者爲信晉夫此時未盟亦安知歃之先楚而妄爲是言舊說書國名則其國人必與盟然僖十九年盟齊無人二十七年盟宋無宋人此以特與向戌故特書之非地
王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遂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于朝雖殺之不正其罪然喜賊也此與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元咺例同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

鱄衛侯母弟子鮮也獻公復國時公母敬姒與弟子鮮要喜有成言今殺喜子鱄怨公負約遂奔晉此賊黨假信夫子書以垂戒者而胡氏襲穀梁說謂義合春秋嗟乎春秋乃至此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時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將畝晉楚爭先叔向勸趙孟無爭乃先楚時季武子假公命使叔孫視邾滕恐兩事晉楚則貢賦重也叔孫不從曰邾滕私也屬國爲私我列國也何故視之乃盟夫季氏以作三軍分公室之故恐賦重累已使叔孫從之將此盟亦不得與矣夫堂堂宗國甘爲人私此必不可之事況本非公命而左氏無識謂豹以違命而去其氏夫史文去氏並無貶例見隱八年無駭卒傳徐仲山曰記謂漢後親則去氏如同姓不書氏類尊則去氏如公幸執大將軍等不書氏類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氏謂以長麻推之則乙亥爲十一月朔非十二月朔已差一月若左氏謂乙亥朔其辰在申則全差三月益月建十二辰與每歲十二月各有定配故十二月必建亥以日當昏時斗柄所指在亥故也今斗柄指辰則應是九月必厤酉與戌而後至亥是中間隔二月差三個月矣故明年春無冰正以春正在酉月不當有冰也正義謂正月無冰必是時于建辰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在亥正月仍在子故子月無冰以見異則連閏之說並不見經傳且春秋記事逐月附見豈有連閏兩月而冬後所記無一事者魯史不知此正月非

子月故以無冰爲災而不知此尙是酉月其無冰者是順時
非違時也若長厤與春秋亦往多不合且經但書春亦不知
是何月不可考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也時立其從子圉守石氏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以將朝楚也當盟宋時晉荀盈如楚涖盟楚楚遠罷如晉

涖盟其明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爾時崔慶沮齊侯勿朝而陳文子勸之行則必魯衛宋
鄭亦已朝晉特未朝楚也鄭伯使游吉朝楚楚子以伯不親
至責不受至是仲孫羯鄭游吉俱以朝楚告晉向使世無伯
主則大小與國修睦講信何至好卽朝貢怒則侵伐至于如
此此實晉伯所定之例相嬗不改者幸而更伯之局至是俱
衰然餘烈猶在故夫子于諸國朝貢並不一書而獨書公之
如楚志國辱焉蓋春秋至此一變矣

冬齊慶封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後娶棠姜生明棠姜攜棠公之孤棠無
咎來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崔成以疾廢而立明成請老于

崔偃與無咎請勿子崔邑成彊怒謀諸慶封而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奔而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盧蒲嫳者莊公黨也盡殺成與彊滅崔氏而俘其家棠姜縊嫳復命崔子且御崔子歸則無歸矣于是崔子亦縊而招莊公之黨之亡在外者盧蒲癸與王何歸焉慶封之子慶舍嬖癸何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何雖爲慶氏睚而既滅崔氏乃日伺慶氏之間通公孫子雅子尾及陳鮑之怨慶封者乘封田于萊慶舍涖事于太公之廟盧蒲癸刺舍王何擊之解其左肩慶封歸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遂來奔已而奔吳吳子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公如楚及漢而聞楚子卒公欲反叔孫昭伯曰我爲楚國來非爲楚王來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慮遠小人慮近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不如歸也叔孫穆子曰子服子未慮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吾爲楚王來非爲楚國來也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吾侯其立君而更爲之備宋公遂還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在楚左氏日釋不朝正于廟也子曰諱國惡也前此成十年公如晉至十一年春而公尚在晉若襄則四年如晉五年在晉十二年如晉十三年又在晉然經皆不書而獨書此者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康王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則無禮極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滋盟而聞喪而返會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絕無問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爲之執紼天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並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別之雖諱惡實著惡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衞侯衎卒

闍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闍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闍殺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因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衞太叔儀曰甚哉棄諸姬而夏肆是屏（杞伯之後肆者餘也）其城杞也鄭子太叔曰何哉棄諸姬而夏肆是屏（屏藩也）夫前十三年王城以穀洛鬬毀天下諸侯無城者即周平王以外家戊申然亦弟役畿內民未聞合十一國諸侯而爲之戍也子太叔不知大體但以同姓異姓分厚薄而胡氏

遂以父族母族差等爲言失分同異姓則宋莒郯薛宜城矣若先父族則魯城西郭禮亦無能合十一國而共城之者解經貴能通豈可解春秋而難通如此

晉侯使士匄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杞以公爵而自入春秋以來或降書侯或降書伯或降書子此皆有時王陟黜之者今自僭二十三年後間稱子伯則以既經黜降卽間從降稱無義例也說見前滕子來朝及杞子卒傳

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子之弟季札也其但稱札而不加氏史略文也弟吳子不知爲何人按經文吳子被弒與季子來聘同在六月吳子弒前書五月季子聘後書七月則聘與被弒皆不得出六月矣然而吳子六月死卽六月焉能有吳子使人而或謂不然吳子使在前而死在六月猶之季子之受使在前而至在六月死與使不同時而死與使至同時此有何礙然而吳赴至魯吳使又至魯在魯必將以所赴告使臣而爲使臣者致命之後亦必將哭辟爲位行在使聞喪之禮而以知禮如季子反流連贈答至請觀周樂而不能已原不可解乃左氏又不能解經妄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謂新君卽位通好問也考禮凡命使必舊君既葬而後新君可出命未有一月之間舊君未葬而嗣君可在殯而通聘使者于是杜氏諸儒謂此

弱君非餘祭之子卽是餘祭以諸樊死後未通上國故藉此通之則考諸樊爲巢牛臣所殺在十五年越今四年而後通新君于禮未合且新君卽餘祭也新君已故而通新君之使者于故後方至則將通故君乎通新君乎夫卽此餘祭一人而一月之間旣告其死又告其爲新君大爲不倫故孔氏諸儒又以爲闇弒餘祭之告必非六月其在通使之時魯與季子俱不知吳子之死及季子去後而始來告因遂記于此則又不然例凡死先而告後俱有年月如桓五年陳侯鮑卒一書甲戌一書已丑周惠王崩在僖七年閏月而告在八年十二月類此並無年月吾知其所告何時死又何時而妄白立說此皆史之無可解而當闕疑者

史記世家謂餘祭立十七年而後卒其卒時在楚靈王伐吳殺齊慶封于朱方之後爲昭之十一年則距此季札來聘十三年矣此可釋聘起並行之疑然春秋年月豈有不信經而反信史者且靈王伐吳非餘祭之世此必因餘祭未弒時先以朱方若慶封而誤以伐朱方殺慶封之事當之此等前後在漢人自多未辨耳

若胡氏謂書名去氏爲貶其讓國按傳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之諸樊固强之至札棄其室而耕而後舍之此又何罪夷齊泰伯未聞付吏議也況書法去氏並無義例此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例同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好事而專故放之奔者放也范甯曰南燕姑姓在晉北

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聘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亦如曰譆譆者宋

災伯姬待傅姆不至卒于火夫伯姬爲共公夫人在位十四年而共公卒其子平公立亦且三十有三年矣以國母而御婦妻何所不得而必待傅姆而行左氏謂其女而不婦非無禮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周靈王崩景王立王子瑕僭括以謀立景王弟王子佞夫爲名而自爲亂圍爲邑而逐其大夫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穀共姬上無宋字

共姬從夫謚也公羊以爲賢而謚之則不知共姬爲共公之

姬又不知婦人無謚共者謬又謬矣叔弓叔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虐嗜酒諸大夫惡之公孫黑怨其使已如楚乘其醉以駟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既而還襲鄭駟帶乃帥國人攻殺良霄于羊肆經不書黑與駟帶而但書鄭人以國人與殺也其不書大夫以其自外入也此與晉欒盈例同

晉人殺欒盈例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宋災而會十二國大夫豈盟書所稱恤災者此災也乎嗟乎晉霸遺習動輒名會其無禮乃至此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據傳立胡女敬歸歸姓而敬謚之子子野而卒乃立敬歸之娣齊歸齊謚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且是子也居喪不哀而有嘉容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據傳莒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其子去疾與展輿爭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而去疾奔齊經不書展輿弑君而書國人以國人爲亂而展輿因之則簡書但書國人以俟策書之檢覈此如子晳帶殺襄宵而經書鄭人例同胡氏不解經義遂襲唐趙匡說謂傳文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以字是之字之誤展輿因國人之攻弑而得立非謂以國人弑也不知古文因字皆作依字解論語因不失其親傳稱欒盈因魏獻子以入絳又魏舒爲欒懷子所私故因之是因原有依主之義主國人以攻莒子豈是之字傳文可改而不知字義有不可通如之何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春秋毛氏傳昭公元年至九年

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夫人孟子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弱公作酌齊惡公作石惡罕公作軒虢公作漷穀作郭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之盟楚人先歃茲但用牲載舊書而不歃血故經書仍先晉從策書例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公作運

前年莒人以弒君故國亂季武子乘其亂伐之取鄆時諸侯方會虢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以爲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濵齊盟矣將戮叔孫豹而趙孟止之其說甚詳且國語亦有之按經文楚來主盟始于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也若楚公子圍尋盟在前月又無莒人惟襄三十年以宋災故盟于澶淵則杞莒小邾俱在會然是晉人請召爲會其杞莒小邾諸國皆是晉從來服役之私屬與楚何與而曰犯濵齊盟說甚不倫且會止一日虢之會在正月之後魯之取鄆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後爲會而三月尚在會可告于會者春秋策書有極荒唐而不可爲訓者此類是也胡氏全不讀經反謂經不書伐莒不書叔孫豹事爲諱辱嗟乎經未嘗亡也何不取夫子全經一通讀之李塨曰後五年莒牟夷以其邑來奔莒人告晉值公方在晉晉侯欲執之此必由彼事而致誤者非實錄也此相類之與此相類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公子鍼者桓公子景公弟也有寵于先君桓公而富埒于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之奔晉鍼乃以其車千乘隨之而行後昭五年秦景卒復歸于秦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荀吳子荀偃伐狄將戰魏舒魏絳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隘也以什共車必克增十人以一車之用既而困諸阨又克舒乃曰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而爲行毀其屬車先分三乘爲三伍乘車者車盡爲步陣

三人三乘十五人爲三伍使車之甲士下而卽卒荀吳之嬖人不肯下斬之遂列五陳分前後左右而各有其名曰兩曰伍曰專曰參曰偏大敗羣狄于大原崇卒也三軍之自毀其乘是也春秋時晉楚吳越皆以步卒車戰自此不復用矣大鹵卽太原晉地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年莒展輿弒君而去疾奔齊以去疾齊出也今齊納去疾而展輿奔吳以展輿吳出也時叔弓帥師乘莒亂遂疆鄆田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疆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杜云己酉日在十一月誤

楚子麇者康王之子郟敖也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立之已三年矣康王之弟公子圍共王子又名虔在本年號之會來尋盟者至是使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遣伍舉獨往而入問王疾縊之荀子云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郟敖子也右尹子干卽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卽公孫黑肱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而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舊謂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爲敖此已立三年非未成君者其稱郟敖敖以無謚號也經不書弒者以瘧疾赴也此與襄七年鄭伯髡頑書卒哀十年齊侯陽生書卒並同

楚公子比出奔晉卽右尹子干也亦共王子公子圍之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以昭公卽位故來聘時宣子代趙武爲政傳謂以爲政來見非也韓宣子觀書于太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　宣子也　報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子晳黑字者穆公孫子駟子也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楚所傷故欲害游氏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卽黑之族子產使吏數其罪而使之自縊書例歷見前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據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遂致服焉服者襚也按禮天子諸侯俱無親弔喪者天子赴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其弔賻器幣而君不親往至送葬則然後六服諸侯齊赴京師所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若諸侯則弔喪送葬俱但遣使而各有重輕大抵葬重而弔輕游吉所云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而至于夫人則輕之尤輕所云弔遣士送葬遣大夫其禮甚明今少姜不知是夫人與否雖平公在位日久定非初娶然天子諸侯俱有再娶夫人之禮如魯惠公又娶于宋曰仲子衛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顯可考據晉平娶少姜始以韓須逆于齊韓須者韓起之子此公族大夫猶曰不以卿迎至齊以大夫陳無宇來致少姜晉以其非卿而執之則直以夫人視姜矣蓋致大國之夫人必以上卿正義所云晉以少姜爲夫人則齊當以上卿送是也且後此復求昏于齊直

曰伉儷曰內主曰任社稷之事明曰繼少姜爲夫人而于少姜且云在繯絰之中直爲少姜服夫人服此亦何一非伉儷而以此爲辭吾于是知晉雖無道尙有天良而魯君臣之卑溼無恥爲已甚也晉景之喪諸侯並無至者而成公獨往弔喪送葬成十年書冬公如晉至十一年春三月而始書公至自晉夫子傷之今以宗國之君在天子諸侯並不當奔弔者而乃弔此諸侯之夫人且以諸侯之夫人在與國屬國又並無一君親弔雖服役如鄭亦僅遣太叔一往而獨此魯君魯臣相率齊至故晉亦不得已必不肯以寵嬖視少姜者而至此以非伉儷借辭之觀其曰請君無辱蓋歉辭非倨辭也故夫子亦急書至河乃復以幸其猶不至晉稍減泆忽耳胡氏無學不羞其如晉而羞其不入以爲邾而不納卽當爲辭以入之果非伉儷則陳無宇何以見執苟有二命則晉何以爲盟主以此見責晉必納公則萬一季孫宿無學一如胡氏之爲言吾不知其入而哭少姜者當何如也此則說春秋者之所漫然不省者也（李嗣日胡氏不曉夫人亦不可弔故爭伉儷二字觀傳鄭游吉送少姜葬晉梁丙且謂游吉上卿不當爲夫人來耳夫上卿猶不可來況國君乎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朝新君也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據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相比以殺公之外嬖公出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於弒立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爲申之會而地偏力弱伯比故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咸不能狎主齊盟與強楚抗衡

並無一與祇鄭許陳蔡是其舊屬餘俱夷蠻小國而已傳稱

晉求諸侯而晉君許之又云時鄭伯許男原以從楚在楚遂留之而使求諸侯今諸侯之來止于如此然則楚之爲霸可知耳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所出楚以其貳于吳也故執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效晉摟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黨崔杼弒君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吳以朱方使聚族居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穀作厲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銜璧士祖而輿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鄢而還

九月取鄆

鄆者本鄆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入莒而以不撫鄆之故鄆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是也公羊不知鄆是莒邑尙以爲是鄆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鄆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鄆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鄆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鄆公子也未有取莒女之家人爲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伏又知不通又造云莒女爲鄆夫人者其女還嫁之莒生一子而取爲鄆後則是鄆女爲莒夫人非莒女爲鄆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一是鄆出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可繼絕者如有則必本國爭之列國正之豈有彼以繼絕告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鄆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之事當之則是闇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一事矣一是篡國一是竊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滅鄆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取鄆文而并爲滅鄆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魯邑先與婦人宿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贈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豎牛以計殺孟丙逐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尚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月經書季孫行父與晉盟于扈歸卽以召叔孫豹而立之爲後則自十月至十二月不過兩月間焉能遇一婦又娶一婦而遽生三子荒唐矣或曰穆子先奔齊而僑如繼之夫發難在僑如幾有僑如未奔而豹先奔者且豹隨公往當隨公返公在十二月經始書公至自晉是公未返而豹先舍公而遁將僑如未叛而豹先叛矣或曰魯之立豹不在十二月而在他時觀經書叔孫豹如宋在襄二年則或前此未立也襄二年始立則自成十六年至襄二年已四年矣四年何事不可爲而又不然者大夫之見經以有事無事不以有人無人也此四年之間季孫行父亦不見于經豈無季孫行父乎況立後不待時叔牙之死卽立戴伯臧紇之奔卽立臧爲從無踰四年而始立後者又況賞罰並行既已刺僑如與穆姜所欲代成公者卽公子僑也卽當立豹皆一時事豈容一在目前一在四年後而並記一處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故曰解春秋者但據經勿據傳傳苟可疑卽闕之可也況說傳者也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此襄十一年作三軍矣今特以伯主責貢艱于悉索故仍舍中軍而爲二軍而實則名減而實不減第分此一軍之人而加之二軍之間所謂朝三暮四以行其計者而其變制則向之三分之而三家各有其一者今四分之而季氏獨有其二向之季氏征夫役家稅而盡有之叔孫征夫役而不征家稅孟氏并夫役亦征其半者今并夫役家稅皆盡征之而但分其稅而貢于公如是而已至于帥師則雖兩軍而仍以三卿領之季氏領上軍曰左師孟氏領下軍曰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哀十一年戰于清傳稱孟孺子洩帥右師再帥師左師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是也餘說見前

楚殺其大夫屈申爲其貳于吳也

公如晉

公初立未經朝晉二年冬以少姜卒往原兼新君朝聘之禮而辭不得人因再往焉然亦奔命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茲大夫也牟婁防茲皆莒邑也牟夷竊邑以奔魯而魯受之莒人愬于晉時公在晉晉侯欲執公范獻子曰人來朝而執之誘也請歸而以師討焉公始歸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魯地

莒人以我受牟夷既愬晉矣又來討而叔弓敗之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前四年楚伐吳圍朱方殺齊慶封而吳即入棘櫟麻以報之經未書也至是楚復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而吳復敗之楚子懼而歸則楚非吳敵矣其時越逼楚而以大夫來會師故書人越之見于經而爲吳難自此始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魯遣卿會葬故也

夏季孫宿如晉晉將爲莒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據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欲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牲加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之族襄十七年華合奔陳盟北郭矣公視之有焉時合比之弟華亥欲代兄爲右師遂爲之徵因逐之而合比奔衛按襄二十六年宋平公殺太子痤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亦曰坎牲加書與楚客會矣公視之有焉時左師向戌爲之徵遂殺太子則是宋之行譖必是寺人寺人之譖必是坎牲加書其證坎牲加書必是左師與右師似太數見且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冤已

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譖猶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救兄而
今復不能爲合比解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嘗
謂經累書華氏之奔襄十七年華臣出奔此書華合比必有
一事始末相因以見者而策書自成襄以後但記晉事而于
他國每略焉故凡此所記不無沿誤解經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大夫聘于楚楚人執之策書未之詳也至是使薳澨伐徐
而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乃帥師伐吳吳人復敗楚師于房鍾
獲宮廐尹棄疾焉其不能敵吳如此

冬叔弓如楚以聘往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北燕簡公以三年奔齊至是齊侯帥師以納之史記世家稱
納惠公不同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人乃行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
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求盟自
燕也胡氏見經文無燕字不曉間時而不間事可蒙上爲文
如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曹寔來不更書州公一例遂誤
謂本國與外盟可不書本國名又誤疑下文叔孫舍如齊涖
盟則必正月與齊盟而三月又尋盟者因云昭公欲結強吳

附荆楚而故與齊平蓋魯齊平非燕齊平也殊不知平雖是
盟然必先有怨隙而後借盟以平之所謂行成非齊盟也魯
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報伐後已一十四年未有一十四年
之怨而今始平者且澶盟非尋盟也陽穀之會魯未與盟故
公子友澶盟之並非尋盟若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澶盟未嘗
先有莒盟而後尋之也況此齊平在正月澶盟在三月且記
其文在公如楚之後不惟間時抑且間事與定十一年及鄭
平叔還如鄭澶盟又不相合又況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
孫段卒在燕齊平之月宇朔殺宰雕在齊師還自燕之月此
如襄公之生在會于沙隨之歲衛靈公之生在晉韓宣子聘
于諸侯之歲傳例並同則是燕與齊平在他傳引經又有爲
證胡氏不讀經又不讀傳乃欲憑臆而武斷之豈非妄與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而不可得太宰薳啟彊謂
我能使魯侯來遂以辭召公曰昔魯先君成公會我先大夫
嬰齊以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楚伐我成公與楚公子嬰
齊盟于蜀而以長子公衡爲楚質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襄公如楚臨康王喪今
君若步玉趾以伸蜀之役既受貺矣何質之敢望不望質子君若
不來使臣請問行期魯見伐之期公遂如楚先是元年會于虢楚
子初娶鄭公孫段氏女矣四年會申楚子使椒舉請再娶于
晉晉侯許之及晉使韓宣子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
曰晉吾仇讐也吾欲刖韓起使守閽宮羊舌肸使爲司宮以

辱之如何遽啟疆諫沮之楚子之無道而晉畏事之如此至是晉又惡公往乘公之未返而來治杞田襄十九年晉平公諸侯城杞且治魯所侵杞田使還杞今又治之乃爲杞所出使魯會成魯邑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赭後同叔孫豹之子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初公往以孟僖子從不能相禮至是歸學禮逮死使其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事仲尼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愛留屬之其弟司徒招與公子過而公有廢疾招與過遂殺偃師而立留是世子之殺啟之者哀公成之者招也故但書招殺而三罪之等從此定焉若稱弟稱世子別無義例說見前

夏四月陳侯溺卒

陳侯既殺世子而憂恚自縊身死國亡幾于不葬罪可知矣經書卒而不書縊書例如此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赴于楚陳公子勝亦懇于楚楚乃執赴者殺之陳公子留遂奔鄭（干姓徵師名）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者春田之名所謂中春教振旅遂以蒐者蓋藉田獵以習武雖春蒐秋獮各有其名然亦通稱也紅魯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佗歸罪于過而殺之雖招不當殺過然過可殺也前但書招以正其名今又書過以正其罪春秋無佚罰如此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奐公作噯）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遂滅陳改陳爲縣封穿封戌爲陳公而放招于越其殺孔奐者招黨也公穀于滅陳之役無一詞實不知何故滅者特殼梁于此附以四字曰惡楚子也嗟乎惡之已

葬陳哀公

公死無葬者輿人哀克殺馬毀玉以葬之楚子將殺克且令置馬玉不用而使之見已克乃見楚子于幄加絰于顙而逃示不臣楚也時魯往會葬故書葬云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俱在會然特書會陳者夫此地陳國耶都陳縣耶而往會之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夷者許地即城父也因許欲遷城父故使然丹遷城父于陳以夷淮西田益之乃遷許于夷使伍舉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夏四月陳災災公作火

陳既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二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嘗以都邑也即本國記災皆關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亳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既不告而楚必無以縣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則分明以國予陳矣夫子春秋從無以一字爲褒譏而此則實有意者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連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以示陳之何可滅益惡弭楚傷哀霸閔列國興廢一事而三致意焉

秋仲孫羯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爲盛禮以將之

冬築郎囿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八終

南海鄧　嘉應楊懋建舊校
翔番禺黎二樵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九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昭公十年至十七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作晉誤

欒施字子旗公子欒之孫也與高彊字子良者同爲惠族皆嗜酒信讒强于陳鮑氏陳完鮑叔牙之後而與之相惡或告子旗與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劫公而使之助已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二氏于穆又敗于莊又敗于鹿門欒施與高彊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爲氏

左傳稱欒高氏史記世家稱高欒氏然總稱惠族故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改經齊字爲晉宇夫傳春秋而于春秋事茫[illegible]燒乃信口胡柴而名之曰傳眞不可解況此一出奔正[illegible]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當是時齊使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政諸公而請老于莒邑且公族甚衰桓子乃名高氏所逐子山子尚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幄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季孫意如季平子也仲孫貜孟僖子也叔弓叔老之子子叔氏之族也三卿同伐莒取郠莒邑乃獻俘而用人以祭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不饗矣按魯此時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卿偏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偏之祇以春秋書法詳內略外本國用兵雖副佐必書故備列其名而胡氏竟謂季孫偏二軍二家各一軍則四軍矣左氏稱四分者就夫役家稅而言之非軍法也且叔弓係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子叔氏宣族並非桓族而胡氏謂三家各將所屬則于魯之公族尚未明白而欲解春秋可乎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傳云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戊

不書冬史闕文也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譔作乾　兼文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饗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經就其事直書之其深惡痛絕固不待言但書楚子名例所不解杜氏謂從蔡所告則此時蔡人當君亡國滅之際未必有告胡氏謂惡其以詐滅人國則未有以書名責詐者即惡其滅國然滅國多矣未嘗書名也且楚虔是舉罪大惡極豈書名便足蔽辜大抵春秋國君死與被弒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子貜且薨文比之用之其用之者爲宋襄爲邾君亦俱無明徵因略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實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祗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如天王殺太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爲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使兩君相殺記有同等此亦因事成文而即可以立例

者或謂蔡侯般會弒父蔡君襄三年故楚虔討之而虔又弒君之賊故兩名以見併罪則不知蔡般之名其恆例也且弒逆大事何得于是時附討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棄疾者其王子靈王弟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蒐以習武然有小君之喪而大蒐是喪蒐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地闕

盟不知何事然喪盟何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公作屈銀地闕

謀救蔡而不能也時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

公葬毋不感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子不顧親殆將失國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毅作友

楚子滅蔡改蔡爲縣即以其弟棄疾爲蔡公俘隱太子有而用于岡山太子者蔡侯般之子蔡侯廬之父有其名隱其諡也此時君死于外國又被兵公羊謂有不成君故不稱子而稱世子固無理矣胡氏又謂蔡有知父母之讐效死不降至于力詘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故稱世子以爲得世子之道則在三傳並無其事南宋儒者竟可造事實以註夫子之書

怪之極矣若用之爲牲則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與此正同前年魯伐莒用莒人于社而經諱之非莒君也然無道乃至此

十有二年

春高傒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名欵三年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伯不得故此又納之然曰納于陽則仍未入國以國自有君也公羊不知陽地何在以爲伯于陽三字是公子陽生四字之誤則傳稱伯爲簡公史記世家稱伯爲惠公傳稱納于陽世家稱至燕而死雖稍不同然並無有公子陽生其人者且此時惟伯在齊安得有公子也子揣其誤似齊侯之子有公子陽生者其後弒荼而立名爲悼公與世家之納燕惠而死燕人立悼公兩名相合遂疑燕悼公者必齊悼公之誤燕伯于陽者必公子陽生之誤益齊景公欲納其子爲燕君而不可得也然荒唐矣陽一名唐燕之別邑後中山有唐縣是也高傒高侯玄孫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卽位通嗣君也華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皆如晉朝嗣君公至河晉以我取鄆莒曾愬晉未治也辭不使入遂遣公子憖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能穀作虎
其事不詳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慜出奔齊慜公作整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蒯爲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南蒯謂子仲公子慜字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我以費爲公臣如何子仲許之既而

蒯以語叔仲小叔仲小搆叔孫昭子叔孫豹之子于季孫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慜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慜告公而從之前公自晉還復遣慜如晉是也至是南蒯以費叛慜將還聞其亂懼而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頓尾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親駐乾

豁以待之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種也晉荀吳詐言與齊師會假道鮮虞以滅肥俘肥子縣皐以歸肥亦白狄種縣皐者其君名也既而伐鮮虞孫其無備又勝之大獲而歸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既而敗季平子怒欲俘諸費人治區夫魯大夫曰如是是爲南氏歐矣吾以恩撫之而使之來何有乎南氏平子從之費漸有叛者于是南氏家臣司徒老祁與慮癸二人劫南氏請出蒯遂奔齊其不書叛者徐仲山

曰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于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讙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圍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則盜何以竊于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南蒯至齊慰曰臣欲張公室也景公曰叛夫也未有夫子曾不如景公者故夫子于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而于春秋則從例以爲書法

凡史各有體如此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穀作溪

楚子滅蔡有蔡洧者仕于楚而其父死滅蔡之難每思報之而楚觀起之破戮也襄二十一年其子觀從事蔡大夫朝吳而居于蔡至是曰楚不能復封蔡矣乘諸族怨楚者作亂乃假蔡公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公子黑肱于鄭皆元年楚子弒虔時出奔者棄疾初不從既而觀從僞爲盟彊蔡大夫朝吳及蔡人奉棄疾與公子比盟于鄧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依陳蔡爲國帥陳蔡許葉之師及羣怨諸族入楚除王宮以陳蔡復讐爲名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時楚子在虔谿急帥師奔還而師潰于訾梁欲從夏口以入鄢不得乃縊于芊尹申亥氏或曰楚麇爲虔所縊而經書卒楚虔自縊而經反書弒似乎不倫且觀從朝吳原爲陳蔡復讐發難而楚比以因人成事事敗身死乃反蒙首惡之名又似乎失實往與先仲氏論此謂春秋書法有不書弒而不足貴臣子之儆書弒而

反以甚君父之惡者如楚麇不書弒豈宥楚虔但以令終予
郟敖而楚虔之罪同盟議之卽齊慶封亦得詬之未嘗滅也
至楚虔自縊而必書以弒在公子比罪尙可原而靈虔大惡
必不使祇宮得沒而乾谿之可以不辱此等筆削眞非游夏
所能贊矣若夫復讐之師儘足有名楚比脅從似可不治然
而三叔稱王而並無祿父主乎其間則復讐何與且未有殷
頑披管蔡以畔而其罪不在管蔡者也此春秋之旨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弒）

觀從屢請子干（卽公子比）殺棄疾而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
矣吾不忍待遂行國人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復使人周走而
呼曰王至以驚國人子干恐既而使薳成然鬬韋龜之子　告子干
曰王果至矣國人殺司馬（謂殺棄疾）將來矣眾怒如水火焉如何
隨使人走而呼曰眾已至子干子晳（公子黑肱）皆自殺棄疾乃卽
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訾敖未成君而死曰敖）使薳成然爲令
尹封陳蔡還所收邑各觀從歸而官之初其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而不知所立乃以璧見羣望（祀山川神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埋璧而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
皆遠之平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驗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虎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貳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
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

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徵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藉强大之勢而吳辭不至諸侯至者皆有賂既而尋盟經書同盟忽治兵建而不施已又施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鄆之故莒人愬于會晉侯遂斥公不許與盟經書不與盟又既而執季孫意如以歸經書執又越日公乃歸魯經書公至按宣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卻之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並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一諱者杜氏與正義皆以爲此由莒譖原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絕其惡已稔而魯惡至此而抑進焉夫兩惡則諱何得自得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之故隱太子（卽世子有）之子盧歸于蔡悼太子（卽世子）之子吳歸于陳策書云禮謂興滅國之禮也特盧與吳皆公孫不惟未成君兼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一若其自有之者此爲文例杜氏謂受封于楚故稱爵非也若胡氏謂不書復歸不使楚虔得滅之不書自楚不使楚平得封之其說未嘗不善但書例復歸則必先書去此者而後可言復歸如鄭忽出奔衛始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咺

出奔晉始可曰元咺復歸于衛盧吳未嘗去陳蔡也若又書
所自則但記其所自來未必其地之有以與之如蔡季自陳
歸于蔡係蔡人名歸于陳無與衛侯鄭自楚歸于衛係晉人
名歸于楚無與此皆書例之顯然者故曰春秋自有例特不
可造例爾書名見前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時季孫尙被執未歸故公往而晉又辭之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成七年吳入州來矣至是滅之令尹子旗莫成請
伐吳楚子不許曰姑待之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之見執也晉人以幕裹其身使狄人守之而入時子服
惠伯從私于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其事晉寧不如夷之小
國而爲夷棄之魯土地猶大以事齊楚諺所云臣一而主二
不必晉也穆子乃告韓宣子而歸季孫惠伯不許曰寡君無
罪合諸侯以執其老而惠而免之諸侯不聞也請仍會諸侯
以免宣子患之叔向使叔魚乞惠伯惠伯使季先歸而己成
見遣之禮然後還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以卒赴魯而魯不會葬修平王之惡故也顧赴弔恆禮以怨廢禮似不可或曰以夷小略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去疾卒其子郊公立公子意恢者郊公黨也莒大夫蒲餘侯與意恢惡而公子鐸怨郊公因殺意恢逐郊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輿于齊而立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凡稱禘曰有事但禘在太廟而此曰武宮者以此時非禘年以吉禘三年推之則昭必是用武之際行禘禮于武公之宮如十五年傳所云將禘于襄公者非常祭也故書之武宮者即武世室成六年所立為不祧之廟者是也爾時叔弓以卿臨祭事當籥入之際而叔弓暴卒于廟遂去樂而終祭事此亦非常之變而即以變禮行之蓋郊社大事惟君與后夫人之卒則廢事卿大夫之卒無廢事者故曰卒事若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赴故祇于明日祭時稍去籥以示哀感去籥者但去籥舞而于戚之舞未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涖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

且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而輕卿喪如此穀梁不知
禮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大夫死于廟可臨祭告
變卽不死于廟亦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靈公
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
設簠簋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
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
告而況于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晁
無出字
蔡朝吳在蔡楚大夫費無極疾之譖蔡人使逐朝吳楚子怒
詰之無極曰臣豈不愛吳然而臣早知其爲人吳在蔡非楚
之利也遂出奔經書此者徐仲山曰朝吳復蔡之人故不忍
遺略如此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滅肥而歸今又伐鮮虞克鼓執鼓子
鼓鞮而歸
冬公如晉謝釋季孫也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至蒲隧徐人行成乃受賂而歸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作曼
楚乘蠻亂誘其君殺之而立其子焉不名略之

夏公至自晉

晉止公不聽歸故夏始告至經不書止諱辱也嗟乎辱至此亦不足諱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禮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送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與邾子論官仲尼年十二見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貢渾戎殺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爲時候主故稱大辰

孛者彗星也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爲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梓愼裨竈輩皆以爲明年宋衞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宋衞陳鄭爲房心尾三宿次舍地也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爲天王其前星大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孛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天王與王子適庶爭國之象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

心在周爲景王崩在漢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子最不喜道占驗故于日食星隕概不引天文家一語或有稱胡氏是傳殊勝左氏而不知其爲劉向之說因引諸儒語而斷之如此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

楚令尹囘司馬子魚帥師伐吳子魚死之大敗吳師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舟名既而吳公子光卽諸樊子闔廬復追戰楚師亦敗奪餘皇而去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九終

南海鄧　翔番禺黎永椿新校　嘉應楊懋建舊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

春秋毛氏傳胎公十八年至二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鄫

鄫小國名妘姓據傳鄫人藉稻以周六月爲夏四月正種稻之時鄫君履行觀種稻而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鄫子無所歸隨其家之被俘者于邾邾君乃反鄫夫人而留其女焉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畏鄭屢遷前既遷葉又遷夷矣楚靈又還遷于葉今楚平用左尹子勝之言謂葉爲方城外蔽恐晉鄭侵許將爲楚患故又遷白羽經不書楚遷許而書許遷者以許自願遷也此與齊師遷邢而經書邢遷于夷儀例同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前年邾人鄫盡俘鄫人鄫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寧戌子請師于宋公宋公乃伐邾圍蟲邾邑取之而盡歸鄫俘邾乃乞郯人徐人會宋公盟于蟲而還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據策書許悼公瘧許世子自爲治瘧之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曰弒所云弒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誤解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許世子以不嘗藥書弒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故公羊直云止進藥而藥殺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然曰累及則直以藥累矣若但不嘗何足爲累蓋其所云不知嘗藥者非不嘗也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曲禮有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所以必如是其慎

者以爲君子謹疾況于君父故藥物不識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故穀梁但以不知慎重爲戒而夫子則直討其自用藥物以明弒益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嘗藥第察其有毒與否所防極淺而一經自用則藥與疾忤雖百嘗亦何所挽觀傳稱君子多託夫子以爲言而此述君子有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謂事君父何所不可用心力而必用藥物此萬當舍去者也戒之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伐之時莒蔡有夫爲莒所殺者蔡託身紀鄣紡纊爲布而留其繩量城板高下而續以藏之至是莒子奔紀鄣乃投繩于城外齊師登遂入紀城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夢策書未詳）

鄸曹邑此事策書失載不當妄解胡氏引劉敞言謂自者待放也古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此必賜之玦而後去者予按春秋止有放例如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類並無待放例以待放則必書在初放時或前後兩書不

當于三年後臨去始書簡也且曹方易君前十八年曹平公卒而悼公立距此二十年裁兩年耳待放須三年則此時已非三年前所放之君誰則賜玦而使之奔宋況經有書例此書例與二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正同故賈逵謂此必前此以鄫叛一如華亥之先據南里以叛而此時出奔故曰自此亦就經文書例而類推之豈有趙宋儒者可公然自造爲事以註夫子之書如劉胡者嗟乎亦無忌憚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縶者衛侯同母兄也縶有足疾而衛侯以卜吉得立是爲靈公見七年

齊奪齊豹齊惡之子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與褚師圃故三人皆欲殺縶會宋公子朝仕衛與衛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藉之同作亂藏甲于齊氏殺縶于蓋獲門外衛侯奔死鳥衛地既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衛侯與喜盟彭水之上并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其書盜者以賊殺公子不問其爲何如人或士或大夫而概以盜名此與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例同釋例謂士殺大夫始稱盜原屬不通胡氏謂盜指宗魯不指齊豹褚師圃等按傳齊豹會薦宗魯于縶爲驂乘及將殺縶時豹先使魯避去而魯不肯曰聞難而逃是子薦我之言不信也子第行事而吾從公死遂併殺之琴張孔子弟子聞魯死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使豹行事是盜黨孟縶之賊知難不告何弔焉據此則是宗魯與此事始是縶賊

末全不干繫不過一死事之傷及者凡事有主從舍主而責
從此猶欒盈入晉舍欒盈而責胥午鄭伯奔蔡舍雍糾而責
雍糾之妻非春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
作甯

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華定與向寧謀先發爲亂亥以詐
疾誘殺羣公子幷劫公取公之子太子欒公子辰公子地三
人爲質杜氏謂公子辰地皆平公子元公弟按定十年經書
弟辰謂太子　宋公之弟辰在景公時則元公子景公弟也傳稱母
母弟杜誤　公亦取華亥華定向寧子爲質而盟于華氏當
是時公子城元公弟與華氏戰于鬼閻敗而奔晉有華費遂者
華族也爲大司馬公信之與謀去華氏乃殺華向之質子而
攻之華向奔陳華亥之兄華牼歸公所質三公子而費遂之

子華登獨黨助華向奔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盧左作廬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卽位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通嗣君也
司馬華費遂生三子華貜華多僚華登也登于前年奔吳矣
貜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而譖貜于公曰貜將納亡人公疑
之曰司馬以吾故亡其子謂登豈可以再亡之及又言公召司
馬之侍人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柳君有命如何乃與公謀逐華貜將使田孟諸

而遣之公與司馬皆厚賜貙貙之臣張匄知其情請殺多僚貙曰司馬老矣登之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于是貙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御司馬張匄怒殺多僚遂刼司馬而召諸亡人華向入居廬門以南里叛宋乃城舊鄗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張南士曰宋元公不能獨斷與庸耄謀而司馬優柔不決大壞國事大學所謂不能齊家而欲治國難矣此春秋所誅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叔輒卒輒公子作痤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誤

蔡侯朱者蔡平侯廬之子也楚費無極取貨于蔡東國廬之弟朱之叔父假楚子之意使蔡人去朱而立之朱懇于楚楚子將討蔡人費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前盟于鄧故封今其子有二心故廢之且靈王殺隱太子與君同惡此猶是隱太子之子也且廢置在君蔡何有焉據傳則蔡之易君全由費無極一人而董仲舒于七月日食謂是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故蔡侯出奔則實是蔡人出君非費無極也漢初論春秋不同如此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立公以朝新君如晉而晉又辭之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齊初使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而莒大夫沮之謂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至是齊侯親伐莒莒子行

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是莒人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會齊烏枝鳴（齊大夫名）侵宋宋廚人濮（廚邑大夫名）請伐之大敗吳師于鴻口獲吳二帥一公子若（帥一偃州員皆吳大夫）華登帥其餘以迫宋師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謂以旗書官閥名氏而被于背以爲識）皆揚徽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力（謂迸前年奔晉曹翰胡大夫）請皆用劍從之皆用劍華氏敗既而公子城以晉師至（奔晉今又還衛）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張匄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于是華登如楚乞師楚使遠越告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宋初不許諸侯之戍謀曰彼亦何能爲不如出之以爲楚功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出之時華貙華登等皆同叛同奔而經不書重始事也胡氏謂不書諸國救宋者所以罪諸國書自宋者所以罪宋書奔楚所以罪楚則此時諸國無罪羣賊在內強援在外固請予楚未爲失算若宋楚得罪則在事理或有之而在書法並無有初書華向奔陳繼書華向自陳入于宋書奔書自何止宋楚以此爲罪則陳罪魁矣且天下未有書亦罪不書亦罪而可以云書法者此謬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

葬景王　王室亂

三月而葬以亂故也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以爲告耶則定無有以亂之一字告者以爲叔鞅之言耶傳謂叔鞅言王室則傳聞行言無書策之例經所以書　則傳之亂經安則已矣即僅守府亦但聽之而至于亂則不止卑弱而隣于喪亡故一聞其事即特變史例空書三字以示儆切正義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義當如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王室亂之事也王猛者景王子也前十五年傳稱景王之太子壽卒立王子猛爲後矣既而王子朝有寵復欲立之劉獻公之子蚠文公新繼獻公爲卿士與單穆公旗同輔子猛乘景王崩時見猛于喪次攻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于單氏及葬景王子朝因舊官合靈景之族作亂帥郊要饑之甲三周邑出甲以逐劉子并敗羣簡公甘平公之師其黨羣王子欲取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即猛于莊宮殺羣公子之追已者以王如平時又如圃車次于皇將以告晉其稱王者天子諸侯既葬皆稱君景王既葬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且猶稱名則以天子七月葬茲雖既葬而未及七月且以亂故未能行即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鄭突子野子般之例以未成君之禮行之其後仍稱王子不書崩而書卒皆以是

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鄭敬王居于狄泉例同若昭公居鄆居乾侯則又因遜而轉稱之不在此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先使王子處猛黨守王城盟百官于平宮平王廟

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于王城之市既而司徒醜以王師敗績百工皆叛單子伐平之晉乃以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服晉者及焦瑕溫原之師晉四邑周舊賜晉者以納王于王城是王之出入屢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者不予晉也晉爲長伯當此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帥先効職毋長亂茂即不然而摟伐習成亦當借其主之名大會列侯親統諸師以從事其間況已經告急王人乞兵而祇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掌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然猶不沒其善而于後圍郊時仍書晉人以表其事誰謂春秋斷爛也

按王城即郟鄏武王遷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者其地在河南經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即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者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踞王城因徙居成周經二十六年入成周是也其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萇弘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蓋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國名東西周于是

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者豐鎬也稱東周者郟鄏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今公羊忽曰王城者西周也其言人何篡也詳其意謂成周本京師地周東遷舊居也王猛欲以王城篡京師故經不書西周而書王城恐二京師也是既以平王東遷世居成周反以王城爲篡居已屬夢夢且此時從未有東西周之名卽周桓居王城皆稱河南桓公並無稱西周公者其稱西周自韓趙分國始而公羊及之則意公羊本戰國後人習見赧王以前世居成周妄疑春秋諸王皆以成周爲王居并不知東西二名實起于戰國之末遂名王城曰西周（成周曰東周見後公羊傳）且以王城爲篡居之地此皆秦漢人所言得毋公羊穀梁正秦漢間人乎如是而欲與春秋策書爭是非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

猛卒卽以猛母弟子匄立是爲敬王其稱名稱卒以不行卽位禮未成君也說見前（傳稱悼王然不入廟與太子鴻父同長麻此月）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爲癸卯朔癸酉誤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晉召之也）

癸丑叔鞅卒（叔弓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初邾人城翼（邾邑）道經武城（魯邑）武城人以不假道故伐而取之邾大夫三人邾子謀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昭子如晉至

是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使其介子服回乃昭伯坐訟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乃去衆與兵而立于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且令叔孫與子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詞並執叔孫子服以謝邾士伯乃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使邾子歸令叔孫立以待命然後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羈之一年晉之惡魯之辱至是已極向非叔孫之剛果則其濕溽有不可道者時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不解其意以兩冠與之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叔孫之以禮自持而不詘于彊禦如此

吾人圍郠

討子朝也晉大夫無名故稱人郠者子朝之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實無極去蔡侯朱而立東國在二十一年今至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以十四年立虐而好殺人國人逐之齊人納郠公郠公十四年奔齊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吳伐州來楚遠越師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會

楚令尹子瑕卒楚師先熸如火之熄吳公子光乃以詐敗誘之殺三國之君與大夫而諸師俱奔其不書楚者以楚師未陳也國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爲生獲哀十一年獲齊國書爲死獲類雞父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景王子卽王猛母弟敬王也居狄泉避子朝也時子朝人于尹尹圉文公誘殺劉佗刼敗劉單之師卽名伯奐南宮極皆以成周入戊尹遂立子朝于王城納諸莊宮經祇書尹氏以其專也且不使子朝有同立名也尹氏舊稱如詩太師尹氏類胡氏謂世卿擅權獨稱氏爲後世戒則王國卿士劉單甘名誰非世卿祇取公羊誤解尹氏卒一語以爲金科烏知

尹氏卒非尹氏也公羊譏世卿春秋不譏世卿也世祿者世卿之謂也尚書世祿之家卽世爵之家言世有宋邑也宋人謂世祿不世官之例見經問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至河下有公字

公以叔孫見執故如晉乃又不得入其書有疾者諱辱也然亦幸不及辱也自昭公立後公凡七如晉一見止五見拒公之臣亦六如晉而兩見執我辱固有之然晉惡亦甚焉雖然王室構難天王蒙塵夫子特書亂以志憂患而以釋位勤事之宗國尚奔走强大而較榮辱焉是亦不可已乎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則殺之恐其來殺己也右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禮而歸按叔孫舍三傳俱作婼獨經俱作舍皆叔孫昭子名也胡氏謂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姓氏褒之十四年晉人執季孫意如叔孫固賢然並未嘗以姓氏褒之十四年晉人執季孫意如而歸祇稱意如而無季孫非貶意如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不必褒行父況大夫執致則名並無此例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單伯者王國大夫也有姓有爵而偏無名于美刺何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彫

冬吳滅巢楚邑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踵其蹤跡而窺其無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前滅州來今又滅巢滅鍾離亡郢之始矣

葬杞平公